爲政

法先王

謹天戒

立紀綱

安民

明敎

爲政功效

聖學輯要

六

法先王章
謹天戒章
福善禍淫
遇灾脩省之道
預防無弊
立紀綱章
紀綱勿立
無私心立紀綱之本
公賞罰立紀綱之法
安民章
君民相須
愛民之差
畏民之道
絜矩之道
薄稅斂
輕徭役
慎刑罰
辨義利
節用生財
制民恒産
修明軍政
明教章
興教
立教
興學校以正士習
分淑慝以糾風俗
正祀典以絕神姦
為政功效章
仁被天下
治合天心
澤流後世

論法先王
論灾祥
論紀綱
論父母斯民
論興教
論司牧
論為政

聖學輯要卷之十一

爲政

法先王章第五

臣按時務之宜雖能曉達先王之政不能追復則譬如不遵規矩手造方圓終不能挽回世道以成至治故法先王次之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下同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朱子曰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

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朱子曰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為智乎

朱子曰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

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朱子曰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圓之極

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商書說命

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

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臣按後世之君非不慕三代之盛而只以古今異宜莫之敢行明道先生程子極論三代之可復而言皆撫實可據而行故謹錄于左

程子上劄於神宗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

法先王

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盖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言不論古今治亂若生民之理有窮則唯以聖王之法可改其弊）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備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盛於

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蒸民立之
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
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
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
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
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
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
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
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

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
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
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
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
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
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
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

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千里之災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

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三公禮制不足以撿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

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特其端緒耳
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
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
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
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
裁擇

臣按三代之道決可行於今日程子之論
詳矣只是蔽於流俗終不克行文武之政
付之空言上下數千年間長夜寥寥可為
於邑夫仁政必可行者聖賢之說也古道

不可復者俚俗之談也時君世主不信聖賢之說深契俚俗之談其故何哉自無嚮道之志又乏好賢之誠宜乎樂因循而憚振作也幸而人君欲行古道親近儒臣稍有所為則流俗之謗羨沸蜩喧必使沮敗而後已人君信道不篤知賢不深安得守初心而不變哉盖流俗之痼難於猝變一朝施以古道則群情不安初間轉見橫逆乃事勢之必然也以此為拘竟不能有為則世道之降何時可回乎譬如患冷疾者

客熱寄于胷膈之上稍用治冷之劑則傾痞尤甚若患客熱恒飲冷藥則腹中積冷無時可醫終亦必死而已矣嗚呼後世之所謂士者所讀者典謨誥訓所慕者孔孟程朱孰敢以非聖之言出諸其口乎至於行身爲政則大有不然者一欲以聖賢之教施於邦國則輒羣驚族駭左排右抑以爲不測之禍將起於朝夕若聞安常守故之論則同辭唱和比於布帛菽粟果若是則聖賢設虛言以欺後世讚鳥喙爲美饌

指水火為可蹈而鄉里鹿鄙之語乃能平正的實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籍何必讀五教何必設乎噫人臣非毀古道者是鄙夫之真情也所可恨者人主莫之悟耳何則彼鄙夫者所好者爵祿所貪者權勢所求者賄賂所樂者奢淫所便者安逸偷時得路志滿氣盈苟幸目前不見禍敗而已異日宗社之憂豈其所憂乎誠使人主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而求賢委任則其爵祿不可保也摠攬綱紀則其權勢不可固也朝

廷清明則賄賂不可受也禮義成俗則奢
溪不可獨也考績黜陟則安逸不可恒也
如是則人君之行古道乃鄙夫之鴆毒也
安得不同心盡力以撓之乎間有賢士大
夫識見淺短只好安靖者亦從而助之尤
足以取信於人主而士之懷才抱道可以
經濟者又皆韞櫝待賈不敢輕進無以自
達於人主焉若在廷之能談古道者不過
狂簡疎脫之流耳豈足以明治體止羣咻
以得人主之傾向乎此古道之所以終不

能復也必也人主穆爾深思沛然夬決必得學明行高才識兼備之士爲之輔佐一年有一年工夫而不使俗論厠爭其間然後疑難者漸信非笑者漸服忌嫉者漸伏而古道之行可庶幾也伏惟 殿下省念焉

謹天戒章第六

臣按人君事天如子事父念念對越不可少忽人事既已慎修而天戒尤當祗畏故以謹天戒次之

伊尹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商書太甲

葉氏曰敬仁誠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商書咸有一德亦伊尹語

蔡氏曰二三則雜矣僭差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虞書大禹謨

蔡氏曰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

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雅大明之篇

朱子曰小心翼翼恭愼之貌即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

遇災脩省之道

方來附之國也（此言善以受福）

成湯作誥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商書湯誥）

蔡氏曰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此言淫以受禍）

右言福善禍淫之理

○胤侯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夏書胤征）

蔡氏曰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

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

明后也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大雅板之篇

朱子曰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亦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董氏曰人之所爲其義

惡乃與天地流通而往来相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太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匡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地震之類)陽蔽則明者晻(日食之類)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帝曰降亦作洚水儆予虞書舜典

真氏曰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己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舜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

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氣數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儆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周公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書無逸

真氏曰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史記曰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

漢宣帝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

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者前漢書

眞氏曰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明先王之術者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擧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

預防患難

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
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
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

右言遇災脩省之道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周書周官
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程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

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繆（莫侯反）牖戶今女（汝）下民或敢侮予（豳風鴟鴞之篇）

朱子曰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以比深愛王室而預防其

患難之意故孔子賛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右言預防患難之意

臣按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君能行善政和氣感乎上則休祥至焉多行非道乖氣感乎上則災異作焉天何心哉皆人所召耳第於其閒有常有變善之致祥惡之致灾理之常也善不見祥惡不見災者數之變也聖賢之君因災修省則災變爲祥庸暗之主狃於無災則反招殃禍此必然之勢

也大抵應天以實不以文誠以實心修實德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亡可使存何災之不可弭乎惟其外示恐懼之容內無修省之實故天怒不可回國勢不可救耳人君當國家閑暇之時當預修德政深防患難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況有災變以警發者乎常人之情憂現目前則稍能謹慎患在慮外則類不知戒是故當災異之初作也雖凡主亦知驚動及乎災異屢作不見朝夕之應則玩而不懼殊不知妖孼之應

立紀綱

或緩或速速則禍小緩則禍大患難旣作亡象已著然後雖欲革心修德已無及矣千古以來覆轍相接吁可悲哉嗚呼成湯自責而大雨千里太戊從善而祥桑枯死此以實心修實德之效也伏惟 殿下取法焉

立紀綱章第七

臣按上六章備論爲政之本及爲政之具而此章以下乃論爲政之事爲政之事以立紀綱爲先

紀綱必立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 昌黎文集

韓氏曰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朱子曰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

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右泛言紀綱之當立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記

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

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又封事曰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行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

納羡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萬事之弊由此
而出豈不可惜也哉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
治不爲不至豈不欲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
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
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
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
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盖明於內然後有以
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
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

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是以紀綱撓敗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習爲軟美之態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加以矯激之罪尚復忍言

以賞罰立紀綱之法

之哉

右言無私心是立紀綱之本

○皐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虞書皐陶謨○皐陶告帝舜之辭

蔡氏曰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盖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程子曰萬物皆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如言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擧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擧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擧與誅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

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禮記○亦孔子語）

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

朱子封事曰臣聞四海至廣兆民至衆人各

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

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

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賞罰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則天下幸甚朱子前後封事陳當時之弊而切中今日之病故詳錄焉

右言公賞罰是立紀綱之法

臣按紀綱者國家之元氣也紀綱不立則萬事頽隳元氣未固則百骸解弛今之議者開口便說紀綱之當立而未聞有領其要者也夫為政而能立紀綱如學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也豈由一令之得正一事之合宜而遽見其效哉夫上無必治之志下懷持祿之心見善而不能舉見惡而不能退有功者不必賞有罪者不必刑道學廢絶教化陵夷風俗靡然惟勢利是趨而

徒以口舌切切然稱道紀綱之當立則是
何異痼病之人口說良藥而實不下咽者
哉必也君志先定典學誠身發號擧事莫
不粹然一出於大公至正之道使羣下咸
得仰觀君心如青天白日觀感興起然後
尊賢使能黜憸去邪考績核實信賞必罰
施爲注措無不順天理合人心大服一世
則紀綱振爾令行禁止天下之事將無往
而不如意矣此二帝三王所以悅服人心
維持世道傳數百年而鞏固不解者也今

日之法不行治不成者皆由紀綱之不立也伏望　殿下振起焉

安民

君民相須

聖學輯要卷之十二

爲政

安民章第八

臣按紀綱旣立百僚奉職然後治具乃張澤被生民故次之以安民

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商書說命

蔡氏曰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

帝命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虞書大禹謨

蔡氏曰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

蔡氏曰此禹之訓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旣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

右言君民相須之道

○穆王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周書君牙○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辭

蔡氏曰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康誥語止此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大學

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

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孟子

朱子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畏民之道

右言愛民之道

○召公告成王曰王其疾敬德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周書召誥

蔡氏曰諴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

五子之歌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夏書

蔡氏曰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朽索易絶非可以馭馬也以

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封之以麥丘

右言畏民之道

絜矩之道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

朱子曰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大學下同

朱子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作呼

曲人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所同者心心乃矩也）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子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

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也○鼂錯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右言絜矩之道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周書無逸下同

蔡氏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曰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

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論語下同

朱子曰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朱子曰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
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子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
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
歛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慶源輔氏曰哀
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
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
末者有一朝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朝

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
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
古今一律耳○鄭氏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
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力
役民所爲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
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
家離散田野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下同

朱子曰盈之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

市之征商賈之税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来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朱子曰攘物自来而取之也損減也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近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决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

輕徭役

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右言薄稅斂之道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

陳氏曰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

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周禮

鄭氏曰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力政力役之征也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春秋穀梁傳

眞氏曰此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莊公九年冬浚洙春秋經

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

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泗(水名)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右言輕徭役之道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卦象)

程子曰澤上有風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

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虞書大禹謨下同

蔡氏曰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民皆能協於中道則刑果無所施矣懋勉也舜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不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蔡氏曰嗣親而世疎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罪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則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

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上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下同

朱子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

辨別義利

則大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
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右言愼刑罰之道○臣按薄稅斂輕徭役
愼刑罰三者安民之大要也必待辨別義
利節用生財制民恒產修明軍政然後備
盡安民之道故下文以此爲序

○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
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
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皆
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荀子

漢文學（郡國所舉文學也）曰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令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大學下同
朱子曰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
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子曰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
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
也○陸贄諫德宗曰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
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
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敎而亂

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為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實而固大實也○朱子封事曰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不知其幾何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

良法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臣按天子之富藏於四海諸侯之富藏於百姓有倉廩府庫爲公共之物不可有私貯也國君有私貯則是謂征利利源一開羣下爭趍何所不至乎 臣愚以爲 殿下誠欲有爲則必先以內帑及內需司付之戶曹爲國家公費不以爲私財使臣民曉然仰覩 殿下無一毫征利之心然後可以洗滌汚習扶舉四維陶成至治矣
殿下所當深念也

節用生財

右言辨別義利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朱子曰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擧以樂 禮記

陳氏曰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擧庶羞以樂侑之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彖辭

程子曰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又損卦傳曰損者

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朱子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制民恒產

右言節用生財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罔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

朱子曰輕猶易也此言民有恒產而有恒心

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

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朱子曰贍足也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

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音促）罟不入洿（音烏）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朱子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厲遮守之也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象辭)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羙之利也

右言制民恒産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卦象辭

程子曰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卦彖辭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

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

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他歷反蠻方大雅抑之篇

朱子曰戒備戎兵作起遏遠也

臣按古者兵農不分平日厚民之生浹以恩澤時試武技簡以蒐狩無事則為比閭

族黨受教於司徒篤尊君愛親之行有事則爲伍兩軍師聽命於司馬奮親上死長之志故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莫之敢敵後世養民之政不舉點兵之法徒嚴驅市人而赴敵竭國用而給餉此唐宋兵政之弊也我國　先王選民爲卒寄兵於農羸糧就軍番休迭息國無餽糧之費士無獨勞之嘆其法甚美而只緣民生漸困植根不固鎭將侵剥流散相繼臨戍塡闕替以族鄰逋亡日衆流毒日廣刷丁充額逃不

旋踵務完兵籍實擁虛簿其勢必至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究厥弊源則實是民無恒產將不得人之所致此所以容民畜衆為軍政之本文人帥師為軍政之綱

殿下所宜深念也

右言修明軍政

臣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失所天則國失所依此不易之理也王者之政不過以父母斯民為心紓民之力厚民之產使所天有裕得以

保其本然之善心而已人君不能行此政者類錮於多慾而莫之自度盖欲利於己必害於人安有充其多慾而害不及民者乎間有人君雖無多慾之累而因循怠緩不能振救斯民者此與多慾有間而其不解倒懸剥喪邦本同歸于亂亡則一也嗚呼父母之於子中心愛之遂其所樂去其所惡無所不用其極人君誠以父母斯民為心則一民之失所皆我赤子之入井也將狂奔盡氣而救之孰有坐視赤子之入

并而晏然談笑以爲當然者乎古之聖王深知厥職在於父母斯民故憂勤惕慮不遑暇食心心念念惟在斯民其惜民力若肌肉之難割其業民產若調飢之求哺其革弊瘼若急病之服藥必躋斯民於至足至樂之域然後乃慊於心故恩浹骨髓愛結肺腑爲君赴死易於舍飴國家之勢安得不長治久安乎人君惟無父母之心故小民亦無愛戴之念飢寒切身禮義都喪其視君上如豺虎寇讎而爲君者方且易

而侮之以為莫敢誰何禍胎伏於冥冥之中而不知為戒一朝變起慮外患生所忽匹夫匹婦皆為勍敵然後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夫民力不休民產不殖則雖兵強如秦財富如隋無異於撥本之樹枝葉雖茂其枯可立而待也況富強不及隋秦者乎是故愛民所以自愛也安民所以自安也夫所謂安民者為之興利除害使樂其生之謂也若因陋守訛荏苒姑息一弊未革一政不舉而徒諄諄然朝號暮令曰我欲

明教

安民云爾則是非誠心愛民也斯民也至愚而神豈得以口舌相欺乎今者斯民之失寧　殿下之所知知而不救則民怨益甚伏惟　殿下惠鮮焉

明教章第九

臣按禮記曰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先富後教理勢之當然故安民之後終之以明教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論語 下同

朱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朱子曰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又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

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

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被蠻貊四夷累子孫

立教

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罰德澤亡怨毒盈於世禍幾及身子孫
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
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

右言興教之本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虞書舜典

蔡氏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寬裕以待之也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

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禮記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相見則今只有鄉飲酒士相見禮可考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百工伎藝異別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數制度量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

右言立教之目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禮記下同

陳氏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爲至耳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州有序國有學

陳氏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教黨學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吳氏曰樂正學教之官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也造成也○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董氏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中古以來道術分裂老莊楊墨申韓蘇張之説惑亂斯民降及漢唐重之以竺學天下貿貿莫適所從豪傑之士類多沈溺然而當是之時人材輩出往往適於實用自宋以後程朱之功撐柱宇宙道術一統更無他岐宜若易於成材而惟其不學故世道日下人心汚穢不顧義理惟利是求人物之眇然反不及於異端横騖之時

足知利欲之害甚於異端也深可慨嘆

殿下所宜汲汲復古以教誨成就之也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周禮下同

朱氏曰物猶事也興猶擧也三事告成鄉大夫擧其賢能而以禮賓之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朱氏曰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通義有斷制盡己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朱氏曰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

婣謂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賑於貧窮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朱氏曰禮五禮樂六樂射五射御五御書六書數九數○陳氏曰禮以制中樂以導和射以觀德行御以正馳驅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程子曰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又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銷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卦象辭

程子曰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

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孔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何)不作人(大雅旱麓之篇)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朱子曰此詠歌文王之德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篇)

朱子曰言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程子告神宗曰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此言教人本於自修也）○又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

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成王命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
大猷 周書君陳
蔡氏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
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
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
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
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
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盖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周禮

朱氏曰不從三物之教則設刑以糾之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周書畢命

下同 蔡氏曰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為政者因俗變革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氏曰淑善慝惡癉病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

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易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觀卦九五爻辭）

程子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也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右言分淑慝以糾風俗

正祀典以絶神姦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在其地者禮記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朱子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大雅旱麓之篇

朱子曰回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修

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也○朱子
封事曰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
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
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
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
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
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
禳祿福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
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
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

得以安其生革其惡興其善焉三代以前
三者各盡其道故政成化行治隆俗美降
及後世道學不行人君自無躬行之實無
以表正四方只以法令把持一世間有慈
仁之主或致斯民之富庶而教則蔑聞何
怪乎彝倫失叙風俗頹敗乎古道之不行
厥惟久矣常人耳恬目習皆以爲當然反
以古道爲可駭可愕之事志士所以憤惋
不已者也夫所謂古道者非若挾山超海
陵空駕虛之謂也只是父子盡其仁君臣

盡其義夫婦盡其別長幼盡其禮朋友盡其信之謂也此皆根於天性發為懿德本非難行者也惟其氣稟拘於前物欲汨於後加之以產業無恒展轉失所救死不贍喪其良心徒知刑辟之可畏不恤名節之可守增邪長偽巧避法網於是上之人不思教化之有道但憂刑法之不密添科益條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姦益滋風俗日壞世道日卑而不可救矣或有慨然思矯世習者又不知設教有因化民有漸徒慕其

名未得其實後本先末有教無效於是世
人之樂縱恣憚繩檢者乘隙而力攻之以
為古道真不可復此何異於以一杯水救
一車薪之火而以為水不勝火也哉必也
人君先務躬行得賢共治朝廷命令悅服
人心使顛連無告之民咸懷興起之念然
後袪其弊瘼以解其苦制其田里以遂其
生設學而教之以指其路制禮而束之以
撿其節為鄉射鄉飲酒之儀以導其和旌
善以勸而使決所趨癉惡以懲而使決所

背則將使學校致教育之盛鄉黨興敬讓之風時升大猷刑錯不用禮樂濟濟矣古道豈眞不可行於今日乎或問此則然矣若必待人君躬行先致富庶然後乃可設教則躬行無日富庶無期無乃終無設教之日乎答曰人君苟不知躬行不務養民則是坐而待亡無策可救矣尚何古教之可設乎若又必待人君成德斯民富庶然後乃欲設教則此亦執一之論也惟是人君方立躬行之志方發施仁之政而漸次

爲政功效
仁被天下

設教則養與教可以並行而相成矣化民之道其要如此伏惟　殿下勉勵爲

爲政功效章第十

臣按人君既盡教養之道則必有風動之化貽厥萬世故著其功效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外户不閉是謂大同 禮記

陳氏曰謀閉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也大同

公道大同之世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孟子下同

朱子曰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朱子曰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治合天心

○詩曰假當作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假樂之篇

朱子曰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又曰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之篇

朱子曰言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

天命則自今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孟子謂滕文公曰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右言德合天心之效

○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前王不忘(周頌烈文之篇)

朱子曰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前王謂文武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此以沒世不忘也大學

朱子曰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

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旣沒世而人思

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

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

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

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

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也

右言澤流後世之效

臣按爲政之效至於仁被天下澤流後世聖人之能事蔑以加矣可謂高遠而難於幾及矣雖然本之躬行循序漸進則如行者不退必至於赴家食者不輟必至於飽腹初非捕風捉影不可求效之比也第患人主真以爲高遠而莫之爲耳聖王之政布在方冊如規矩在手可制方圓初雖齟齬後漸純熟矣何患王政之不能行乎人主之病凡有二爲一則牽於多慾以爲王政不可行一則溺於流俗以爲王政不能

行牽於多慾者是非之公常弊於利害之私溺於流俗者聖賢之言常屈於鄙俚之談後世之治日常少職此之由夫躬行仁義者天德也教養生民者王道也後世人君常曰予小子何敢望古道乎天德王道之說認為古人之事而不涉於已人臣有進言者則輒指笑以為高談無實殊不知吾心之正大無私即天德也處事之合宜而順於人心即王道也時無古今道非高遠即在於日用之常特患未之思耳多慾

之主安於暴棄固不足道矣間有爲善之君亦多不免爲流俗所移尤可痛惜流俗之言必曰古道決不可復今若革舊更新則人心不安將至於危亂人主深入其說故儒者之談邁邁落落終無相合之理何不深思曰今者紀綱振乎廢乎士習正乎偷乎宰相經邦乎尸位乎百僚任職乎怠事乎斯民休養乎困瘁乎如使紀綱振而士習正宰相經邦百僚任職斯民休養則此幾於王政矣一變可以至道古道何爲

而不可復乎如使紀綱廢而士習偷寧相尸位百僚怠事斯民困瘁則是將亡之象也所當汲汲矯革而安於姑息反以有為為非者何歟無乃常人智慮淺短不思異日之大憂只求目前之無事歟抑賢者在野不肖者在朝同辭罔上而實非國人之情歟抑當路者才智不足既不能自做又不知薦賢只欲苟逭罪責歟如是思之得其所以然則流俗之羣咻可以一揮而定矣自古無道之邦不容善人故人臣為善

而陷戮者固有之矣未聞人君行道而受
禍者也蓋君上造命回亂爲治只在一心
一心向道力行不已則施於有政世道一
變矣安有立紀綱矯士習任宰相漑百工
安庶民以追先王之道而反見禍敗之理
哉嗚呼不思而已矣或問爲政必追先王
而人主躬行尚未成德則奈何曰修身先
於治國只言其序當然耳若必待修身極
其至然後乃可爲政則允德未終之前將
置國家於何地歟程子曰後王知春秋之

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程
子豈妄語欺人者乎但得人主識取捨誠
好惡奮必治之志而求賢信任則德雖未
成治道可始也自此以往漸至於學日就
德日進政日理化日廣則修身治國可以
並臻其極矣伏望　殿下畏上天之命
思父母之責念百年社稷之重憫赤子塗
炭之苦充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弘
濟黎元煥興禮樂一新世道比隆三五以
光　祖宗之前烈以垂範于文子文孫

萬世章甚

聖學輯要卷之十二